

你在官场

何等多情

一个高品味的女人，一个在官场
历经艰辛的女人，一个连情欲的发泄方
法也与别的女性不同的女人……

生采 / 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你在現場

何者多情

——紀念香港回歸十周年
暨《香港電影》出版十周年
特別紀念版

第 1 卷

香港電影研究

你在官场 何等多情

[生采]◎著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【吉】新登字 08 号

责任编辑：赵梅

封面设计：晓刘

你在官场何等多情

生采 著

出版：延边人民出版社

发行：延边人民出版社

印刷：吉林市华南彩印厂

13 印张

850 × 1168 毫米 大 32 开

280 千字

2002 年 7 月第 1 版

2003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7 - 80648 - 572 - 4/I·175

定价：22.80 元

她俏丽巧心，翻云覆雨手；

本故事再现了一个水灵灵的机关女性，在官场与情场、权力与欲望、人性与张扬之间游刃有余的多面形象。作家抓住了一个严于律己、品格崇高的机关女人的生活经历，充分揭示了一个优秀的国家公务员，在险象环生的官场，必须具备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身综合素质，小说对卢思敏这一女性情感遭遇和人生命运的刻划，是同类小说中少见的，不啻为现代人实践社会的秘方。

她人情练达，宦海通旧途……

内容提要

老公是市委书记，老婆是人大副秘书长，这本是让人羡慕的一对组合，没想到老公朱宁因车祸猝然死亡，妻子人大副秘书长卢思敏继承丈夫的事业，勇敢闯入官场，面对市政府、市人大换届，卢思敏每日与政府、人大的官员们周旋，其间有对官场黑幕的奋力抗争，有对人大工作的倾心尽力，有对朱宁的苦苦思恋，也有对世态炎凉的深刻体验。最后，卢思敏从众多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，当选为市人大副主任。在官场顺利的同时，生活上，她也找到了一个可以让她日夜销魂的男人……

neirongtiyao

1

从心理上讲，因车祸而亡的市委书记朱宁的夫人，38岁的“美丽寡妇”卢思敏最烦的就是官场上那些男人。可她每天又不得不和这帮人打交道。

卢思敏离开家的那天晚上，楼道里是黑漆漆的。

她扶着栏杆，双脚“感觉”着台阶，踉踉地爬上来。

早先，楼梯间都装着壁灯，楼道里并不缺少光亮。只要哪盏灯坏了，产权单位立即派人来修。而今，已经十个月没人查看了。

她知道屋里也是黑漆漆的。

屋门很严实。防盗门仿佛一块铁板嵌在墙上。但是，只要朱宁在家，客厅的融融灯光也会从隙缝里挤溢出来；只要看见那一缕光亮，就会陡然增加她的期盼和热望，她会心意



酣畅地进入自己的家。而她仿佛就是太阳，当她步入客厅时，那些熟识的或陌生的客人的一张张脸，仿佛变成一朵朵向日葵，争着抢着向她转来。她记得最清楚，原先的组织部长、现在的代市长石乃村是她家的常客，每次见她回来，总起身迎过来，接过她手中那个并没分量的拎包，用过于浓重的乡音甩过一句无关紧要的客气话——回来啦！然后欢颠颠地提着她的包，轻手轻脚地绕到门后，把那包儿挂在衣架上。而她在鞋架前换了拖鞋，含着微笑，从客人面前穿过去，直奔厨房，系上围裙忙自己的事去了。

说实话，她不喜欢朱宁在家里“办公”。她曾或婉转地或直率地提醒客人：蕾蕾就要升高中了。

但客人照旧来。既然来了，还能撵走吗？朱宁也是一脸无奈。

卢思敏也很无奈。她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在沙发的上方贴出了一张“告示”：小女要考高中，说话请低声点儿！这一招儿果然见效，客厅里倒能听见蕾蕾朗读的英语，或隐或现，或高或低，卢思敏感到一丝欣慰。

在来客中。如果说她对石乃村心存厌烦的话，那末，她对梁恒这个老头儿就有点不恭了。他比朱宁年长十几岁，担任市委副书记。他对市委书记的“权力倾慕”，使他忘记了年长者的尊严，最讨厌的是他那种“磨缠”劲儿，他可以在朱家的沙发上纹丝不动地泡上整晚，但所带来的信息量，卢思敏甚至用不了三句话就可以概括。

不管怎么说，那时的朱家是很热闹的。

如今，这屋子已归于寂静。

在黑暗中，她打开门，摸着开关，屋顶中央那盏枝形灯把客厅骤然照亮。

卢思敏的眼睛也随之一亮：屋角花架上那盆君子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了。绛黄色的花朵分作两簇，挣出宽密的叶丛，高高挺立着，在桔黄色的灯光下，显得新鲜动人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花。她喜欢君子兰，它的灿烂夺目是为吸引人的。

去年，君子兰开花前，她几乎有一种急切，在这花架前消磨了许多时间，待到第一朵花瓣舒展腰肢渐渐绽开时，她几乎惊叫着唤过丈夫和女儿，快来看吧，它终于开了。卢思敏记忆的神经活跃起来，一首唐诗被她改掉一个字，随口冒出来：好花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……那阵子，她的笑面如花，真情如花，希望如花，生命亦如花！

或者说，她这种如花的心态恰恰是从朱宁身上传导过来的。那天，他刚刚送走省委组织部的六位同志。组织部长侯林带着干部处的五位同志是来S市考察市级领导班子。令朱宁慰藉的，不仅是侯部长婉转传递的那种满意，而且主要的，在民主测试中，他得到了绝大多数参评干部、群众的拥戴，百分之九十七的选票都给他划了“优秀”。这份结果是干部一处的处长“无意”中透露的，处长显得有点惊讶。而朱宁反倒有点内疚，他觉得来S市不过五年，好多该做的事



还没开始去做，许多做了的事，未必件件都好。这样的评价实在有点过誉了。

外界嚷嚷说，朱宁要提拔了，去省里任副书记。

卢思敏脸上虽说很平静，但心里倒乞愿这种小道消息真的会变成红头文件。

她在花架前默默地数着花蕾。

数到最后一朵竟是十七，她不禁一怔。“七”不是“气”吗？时下许多人都这么说。但她很快恢复了平静，喜气洋洋地向丈夫报出另一个数：十八朵！

直到她独自进了厨房，心里还怪怪的……

现在，那花竟是两簇。

她再也不敢去数了。

她突然觉得，那花终究要谢的。它是那么柔弱。再美再繁也经不起朝来寒雨晚来风啊！

她从花架旁走开时，才发现手中仍握着那只藏蓝色旅行包，这才把它扔在沙发上，朝电话机走去。

这是部录音电话。她和朱宁外出的时候，哪怕是出席音乐会这点功夫，粗哑的、苍老的、简捷的、冗长的声音与话语，一律都是客客气气的——都会注入进去，她不得不用满是旋律的脑子，去分辨这些声音，从中挑了最该回复的，有时是她，有时是朱宁再打过几个电话去。

捡拾这些电话，未见得都是索然无味。

有的电话是打给她的。陆震的语气常常是直冲冲的。她

宁可相信这是命令：

——卢思敏，出席苏州会议的材料准备好了吗？要抓紧时间，那边又来了通知！

——卢思敏，全市信访工作会议你去参加！

——卢思敏，你明天去一趟财政局，找南雁说说，让他拨点汽车维修费！

陆震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，是她的顶头上司。对他的电话，是必须复的。

卢思敏很敬佩陆震。他满脑子装的全是工作。听说，他做县委书记时，跟地委书记汇报工作，不用看本儿，一连串情况、数字仿佛水似的滔滔不绝地流出来。还听说，在要武斗不要文斗的那段时日里，他居然安然无恙，和羊倌儿一起，优哉游哉地度过了三个月。后来，他证实，造反派中出了“叛徒”，押解途中，让他“方便”得无影无踪了。卢思敏还亲眼见过他和庄户人的情谊，有一年春节去给他拜年时，正碰上二十多个“贫下中农”来看老陆。他们带来些黄豆、绿豆、粉条，还有一些秫秸编的笼屉盖子。老陆兴高采烈地让座、点烟，把盛满花生、红枣和糖果的盘子推到他们跟前，一面又高声喊叫老伴儿，赶快做饭！

陆震老了。他从市委书记的岗位上，移到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位置上，已经五年了。他在与朱宁极为简短的交接中——其实，就是个座谈会，是一种没有摆出任何架式的随意聊天——极为诚恳地说，我拼上老命也得把人大工作干好。



朱宁几乎是抱着他的手，许久，许久，什么话也说不出
来。

陆震一次也没来找过朱宁，或者说，朱宁与他的频繁的主动的联系，毋须他登门造访。每当陆震打电话找他有事要说，朱宁立刻就说，你不要离开，过二十分钟我就去了。市委大楼离人大的办公大楼，不过十分钟的车程，要碰到“高峰”，二十分钟也得司机巧于周旋。朱宁没有一次失约。

陆震对他的继任者，没有冷眼旁观，也没有絮絮叨叨地摆出老者风范“扶上马，再送一程”！干部是党的干部，何况，他已经看出来，朱宁当得好市委书记。他只是不忍心让朱宁单人独马地担这副担子，总有一种渴望，甘心情愿地为他分担点什么。所以，在朱宁担任市委书记的第一年里，他搜集到的意见、建议，数陆震的多。陆震把他听到的、看见的对党的工作意见、反映，直冲冲地全对朱宁讲了。有时尖锐得直让朱宁脸红心跳。这一点连卢思敏都感觉到了。

有时，她说，陆老头儿让你难堪了吧？

朱宁感喟地说，花钱也难买那份真诚了！

卢思敏有时会冒出一个念头，如果把陆震的电话录音专门收集在一起，交给一位与陆老头未谋一面的文学家去听，会不会塑造出一个凶神恶煞来？

但卢思敏却能清晰地理出他的工作轨迹，感受到他对人大工作的热烈情怀。

这阵儿，陆老头儿自然不会再打电话来。

省人大召开的人大宣传工作会议，原来说定是陆震和她一块去的。后来听说市里有事，他临时又叫郝副主任去了。

他知道她不在家里。何况，马上就要换届，这方面的事也够他忙的。

但是卢思敏还是开启了录音系统。一种习惯，或是一种下意识，又使她凝神倾听起来。

但她听到的仍是沙沙声。

不知为什么，她突然感到有点落寞。

待那面磁带转到另一面时，突然传出一个声音，倒把她着实吓了一跳。

卢思敏，你到家了吗，向你问好，晚安！

这声音，那么陌生。接下来，又是沙沙声。

谁打来的电话？

她倒过带去，又听了一遍。

哦！听出来了。这个倒霉蛋！

电话是从省城打过来的，打电话的人是她在北京大学时的同班同学沈允中，一个曾占有过她的初吻的男人。现在他在一所大学里，专门研究魏晋文学，已经出版了不少专著。

卢思敏为这惟一的电话，显然很激动，她发觉自己的双腿有点颤栗。

双腿颤栗了，她索性走到了盥洗室，自从朱宁逝世后，一但有性渴望，她总是来到这里，脱去衣服，打开温热的水笼头，让带着压强的水直冲到她那儿……她感到这种冲击太



刺激了，仿佛是抚摸……说真的，别看她卢思敏在公众场合是位市委书记夫人，人大副秘书长，对人从来是礼仪有度，矜持大方。但在这盥洗室里，在先夫朱宁的床上，她确实是个可爱的美丽的性感的女人。她不但 38 岁了仍肌肤白腻，丰乳挺拔，而最引朱宁不忘的，就是她下面那儿长得特别的，犹是像婴儿小鸡鸡一样的肉尖儿……

记得新婚之夜，朱宁一看到那儿便高兴得疯狂了，一口便含到嘴里，而她，未及朱宁进入身体，便因他对“肉尖儿”的亲吻而达到了高潮……

她让带着压强的水冲击着“肉尖儿”，而脑海里却涌现出大学时代的幻影，一幕接一幕……

她在省里有不少同学。同届的，不同届的。一个专业的，不同专业的。每每到省里开会，卢思敏总是要给一两个极要好的打个电话。平心而论，她绝不是为炫耀她丈夫“一方诸侯”的尊崇身份，而只是想打发突然袭来的单调或无聊。但每次，一两个同学会邀来一大群人，有熟的，也有不熟的。有的是毫无功利地来聊聊坐坐，有的给她带来“菜单”，托她在 S 市办点什么。

许多年来，她不曾给沈允中打过电话，他也不曾相随着老同学聊过一次，她只是听说，魏晋文学使他自己也变得超逸起来，四十岁了还在做快乐的单身汉。

这次，她去开会，虽是她近十个月第一次在省里露面，但她决计不给任何同学打电话。不知为什么，她变得怕见熟

人。但人大理论界仍然没有多少新面孔。省人大常委会机关里仍有不少人来到住地看她。《人民之友》报的一位副主编，在寒暄之后，仍然拐弯抹角地道出了她最怕听的话：以后，多出来走走么！我们还是希望读到你的大作！

噢，烦死人了，等他们刚离开，她就睡了。睡梦中，她又想到了朱宁，想到了沈允冲，半夜醒来，发现心仍是湿的，而夹在两腿间的枕头也湿了……

来省城前，她就有个想法：要找找侯林部长。侯部长不仅曾是朱宁的上级，而且和卢思敏也熟。她第一次见侯部长是在文化厅的小会议室，她和朱宁的婚礼上。最后一次见他时，她已被严密“看守”，昏昏沉沉，欲哭无泪了。她是想让侯部长捎个话儿，给刘磊，给石乃村。她希望调出人大机关。但是，真要找到他，得费很大神通。万一传到郝副主任耳里，岂不成了把柄？因此，她只得打消了这个主意。

她拿到回S市车票的那天晚上，仿佛神差鬼使般地，关了电视，坐在电话机旁，拨通一个号码。这号码是别人告诉过她的，那七个号码仿佛刻在她的心上，不假思索地变作一声呼吸。

接电话的正是沈允中。

二十分钟后，他居然来了。卢思敏真的吃了一惊。也许心里头“存”他存得太久，猛一见他，心禁不住狂跳，脸也涨得通红。那种劳燕分飞的疏离，隔天隔地的惦念一时竟使她不知所措。



他也盯住她的脸仔细端详——那张年轻漂亮的脸已经嵌入他的心底，而现在却像一只按捺不住的葫芦硬往上蹿。她也扫视着他，有一种渺远、飘忽的感觉。

一时，她竟不知如何开口。慌乱中想起了给他沏茶，拿热水瓶时，竟然打翻一只茶杯。

他摆手说，我没功夫喝热茶。一个研究生还在我屋里和我讨论问题，我跟他请了十分钟假。

过了会儿，他又说，S市不错吧？我一直想去一趟，就是太忙。

接下来仍是无言地相对着。

她的眼光掠过他头顶中央那光亮的一片。

他笑笑说，已经秋天了。草该黄了。说完又笑。

最近有书出版吗？她问道。

他点头，过一会又说，生命像是昙花，你用心血浇灌了许多年，才有笑看天下的那一瞬间。然后，看看表，他说该走了。

他不让她送。因为她赶不上他。他跑着出了宾馆。

望着他的背影，突然有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。占据她心中的朝朝暮暮，难道让时间的河流吞噬了吗？难道世上没有不可磨灭的风景吗？

现在，她实在弄不清他为什么会来电话？

是对他过分匆忙的一种补偿？还是记忆的碎片又连缀起来，依稀罕见一点当年的璀璨？

初春的天气很冷。凉气仿佛从指尖向全身扩散。

她钻进了被窝，又把手放在了“肉尖儿”上。啊，沈允中，你这个笨蛋！你匆匆来，又匆匆走，你跑来干什么呢？

她加快了手的运动速度。